

世事如烟笔墨抒

□杨家卿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编选一套个人文集,且能付梓出版,配以精美素雅的装帧设计和上乘的印刷质量,无疑是个美好的愿望和目标。我欣喜地告诉朋友们,这个连我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今年6月终于实现了我的夙愿。

前不久适逢我的生日,感慨良多,随手草吟一首小诗,刊发于地方报纸副刊。诗曰:

岁月不居花甲度
世事如烟笔墨抒
人生奋斗无穷期
未经坎坷勇气贵

这几句诗抒发了我数十年的无限情感,引起了我对过往生活工作学习的思情,也流露出我即将步入老年之后的志向与追求。更多的则是我对拙著的梳理和总结。单是书名,就颇为煞费一番心思。一时不知起什么名字好。目下流行的有选集、文存、书稿、文稿、文录、自选集、作品集等不一而足。或以居住地,或以其他寓意命名。为此反复推敲琢磨、犹豫之时,与同道文友、编辑学家蔡瑛先生商榷,径直取《杨家卿文集》,既通俗易懂,又不论大人物还是普通百姓,皆可用也。

《文集》凡七卷,155万字,内容大体

分为四大类。第一、二卷为“学林管见”,收录了我1979年考上大学以来至今年6月的主要理论文章69篇。时间溯远而近,从中窥见我学习工作思考的脉络以及在理论、文学素养方面的渐进。每篇文末标注有写作或发表刊物名称的时间,也可视为我“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行”。第三、四、五卷分别为《执政党建设热点问题研究》《党建研究十题》和《群众路线纵横谈》3部专著,可作为我“在理论的殿堂内求索”的果实。文论和专著,占有5卷的分量,是《文集》的重头戏。部分论文和专著被国内主流媒体评介或转载,并且产生过良好的社会效应。如《党建研究十题》被河南省委组织部推荐到中组部参加全国党员教育优秀教材评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及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网站予以转发。《群众路线纵横谈》一书,被评为河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通俗理论读物奖,还被选为全省中小学图书馆(室)和全省农家书屋工程推荐书目,而且是河南人民出版社组织专家面向全国数百家出版单位公开遴选招标的,醒目的标识印在封面,5次再版数万册,社会反响可以说是广泛积极的,也是我暗自庆幸的。第六卷为“历史钩沉”,这些资料是我自青年时代就下了功夫,悉心收集

整理的。对故乡诞生的一位叱咤三国的风云人物——晋宣帝司马懿和一代伟人毛泽东与怀川大地的有关史实考究及人文典故,可谓情有独钟。从中觉察到我“在历史的隧道里寻思”的脚步。第七卷为“杂笔撷拾”,这是我在公余写作的散文、随笔、报告文学、诗词等部分文学作品,伴随我多年的业余爱好,也能看出我“在岁月的年轮中奋斗”的足迹。

不无自豪地说,这套《文集》的出版,汇集了本人数十年洒下的汗水及研究之成。既是我对国家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的简要回顾,也是我向中国共产党诞辰95周年呈现的一份微薄礼物,反映出我个人数十年的不懈奋斗与追求。

《文集》涉略到国家、地方、个人等多个层面。有理论探究,有社会洞见,有历史考证,有文学人性,试图昭示一种忧思、哲思、沉思、苦思、乐思的心路历程和人文主义情怀,尝试用不同的文体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极力为人民大众鼓与呼,为社会的不断进步贡献微不足道之力。

《文集》含有文史哲的意韵和风骨,这也是我的爱好和努力作为。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句俗语叫“文史不分家”。

古人讲的文史里其实包涵了哲学,不过当时叫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之类,所以不只是文史二者不分家,应该说文史哲都不分家。文学、历史学、哲学,正是中国传统文科的三大学科。我理解所谓文史哲通晓,是指一个人的文采、才华、想象力等与文史知识、学养、功底、治学态度和思想、见地、智慧、立场等,都要具备才行。古代说的“才学兼备”,清朝桐城派写文章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相结合”,讲的都是一个道理。近些年来,由于中学教育分科太早,大学院系壁垒森严,加之从业人员过于急功近利、浮躁世故,因此造成文史哲断裂,或缺文采,或缺学问,或缺见识,难怪社会科学工作者呼吁大学问家少了。所发这些言论,只是想把这几十年来我牺牲节假日挑灯夜战,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未敢稍许懈怠、虚度时光,在向好、向上、向善的路上感悟的点滴,向朋友们作一如实交代,还想在余生的下一个里程有所进步。

尚需向大家说明的是,我的每部书稿几乎都是国内有名有望的大家泰斗作的序言,至少说明一点我在他们心里的认可度。不然,他们也不会轻举妄动浪费笔墨的。这套《文集》还得到不少全国知名社科专家学者的题词赞誉,这里就不多赘述。



太行冬日(水彩画)

张恒中 作

初冬碎笔

□杜永利

清晨出门,我的肌肤触及浩大无边的寒意。

大街上更冷清了,阳光无力地贴着地面,只愿就此罢手,去梦里重温盛夏的辉煌。路边种的是栎树,先前还热热闹闹,一边落着金黄的碎花,一边烧着红红的大火;如今却委顿下去,火灭了,和叶片一起改写颜色:褐色是对泥土的投诚。拐了一个弯就看见树种变换,两排槐树被秋风劫掠,留下的黄色依旧明亮,不同于其他叶片的枯槁。或许,它们不甘心就此落寞,再明亮一次多好。风不会罢手,无数叶片子飞起来。树枝像极了无力回天的大手,抓不住啊,什么都会消逝。

我裹紧了衣服,骑车向公司疾驰。风萧萧,落木无边。到了傍晚的时候,一场雨落下来。我没带雨伞,只能任由冷雨打湿全身。夜色里看不见雨珠,我不知自己的处境,一辆汽车驶过来,撕开夜的密谋,我看见雨水如此稠密,如同密织的网,便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镜片也模糊了,街边睁开了一排路灯,光线被牵扯着,炸裂、飞旋、投射、演变,好像无数刺针。我多想有人给我送把伞,多想有一扇窗户为我而亮,可惜没有。

楼道里的声控灯早已坏了,它对我的喊声保持冷漠。黑暗里,腾空的预制板放脚步声,波浪在逼仄的过道四处碰壁,自己帮自己造势,暗夜里的未知物躲闪不及。换掉湿透的衣物,闲翻两三页书。困意总会突然造访,茶叶与咖啡已经失灵。我常想,离开校园不过两年,那时的活力丢在了哪里?一杯水冒出热气,茶叶舒展身躯。我起身走到窗前,灯光照亮地面,细长的柳叶、宽大的泡桐叶、模仿手掌的无花果叶都泡在水里,此时看不清色彩。对楼常常忘记拉窗帘,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饭,电视作

为背景乐。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是屏幕中的人物,映照一个人空旷的内心。

母亲打来电话,她提到房顶晾晒的玉米,经过几场雨,发芽的发芽、生霉的生霉。她一个人在家,无法将剥谷机扛到上面,只能盖上一层薄薄的油纸。弟弟在北京跑龙套,为了一场虚幻的明星梦,和父母闹得不愉快。离家时只穿夏天的单衣,母亲让我回去给他寄毛衣。父亲去了内蒙古,落了几场薄雪,泥瓦活已经不能干了,因为发不下薪水,他只能在那里等待。

第二天我回去了,车窗外的楼房快速后退,不久,我看见一片片新绿。它们那么突兀,灰蒙蒙的天空、无精打采的树木、雨水打湿的草叶组成灰冷的画面,却突然跳出悦目的新绿!麦苗那么柔弱,可以列成队,最终改变季节的面目,想想就让人疼惜。也可以偶然瞥见枯立的玉米秆,他们交出口袋里的金子,却被村民遗忘在风中,极极了村庄的棉被、孙子的棉裤与棉袄。她开花的时候笑一次,结果的时候又笑一次,露出洁白牙齿,那是因为她看见了儿子婚床上的棉被、孙子的棉裤与棉袄。她会一直笑到落霜,最后成为干枯的柴火。

院子里的无花果,落去多半叶子。葡萄只剩下老藤了,叶子落在台阶上,有气无力的绿色,布满了锈迹斑斑的苍黄。母亲种的花已没有昔日的茂盛,月季与蝴蝶花偶然开了几朵,看见一地的枯黄便后悔了,木已成舟,想退进花蕾避寒,已是不可能了。只有菊花开得起劲,盆里的怀菊花有着清芬之气,墙角的大菊花好像烫了一头卷发,有的染上枣红色,有的染上金黄色,谁也不服谁,非要选出一个花魁来。

房檐下有玉米与棉花,它们需要交出水分,几只老南瓜是橙

子的颜色,煮在汤里一定是甜的。苦瓜是暗黄色,它的皱纹已经失去坚硬,如同破口模糊的犁下过,为了省钱,没有去医院就诊。如今留下了后遗症。我硬拉着她去医院。说完症状,医生怀疑肋骨以外还有其他隐患,便开了许多单子,验血、胃镜、彩超……我陪母亲上楼下楼,排队,等结果。她一直说,算了吧,胃镜那么贵。我急了,说话声音变大,母亲终于不再说什么。做胃镜时,她像个孩子,忍受不了那阵疼,一直想吐出探头。我和医生哄着她,才得以做完。电脑显示出脏脏的秘密,胃部有溃疡。最后开药,四盒共计200多元。母亲这次不再听我的,她没吃过这么贵的药,执意要去外面买。我们去外面的药店问了一圈,都没有,最后只开了最常见的药。

回来的路上我很难过。母亲肋骨摔断的时候我在读书,没有办法,如今工作了,却依然无法把她带进富裕的生活。有时候我真恨自己,曾经那么渴望出人头地,到头来还不是被生活压制,沿袭着父辈们的清贫。

母亲骑电动车,把我送到有公交车的地方。我坐进车里,她仍然等着。我看见她那么单薄,已经很矮了。头发经常染,却无发赛过时光的脚步。此刻,那么多白发露出来,好像秋风里晃动的芦苇。白露为霜,她已经步入生命中的深秋,可我没有长成一棵树。

车子开走了,她泛黄的面色,变成风里的一枚叶子。我的眼睛不听话地模糊了。

我对你如父辈般景仰

——怀念何南丁先生

□杨 晶



作者与何南丁(左)合影。(作者提供)

近几天来,河南省文艺界处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国著名作家,河南省文学艺术界卓越领导者、组织者何南丁先生走完了他86岁的人生,溘然与世长辞。与此同时,省内外作家纷纷撰文,来纪念先生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德。素来很少写悼念性文章的我,每每想到先生在我的文学道路上给予的鼓励和鞭策,忍不住自己的哀伤,写出以下文字,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我与先生的认识交往,是来自那次在省文学院的聚会。2002年,我省新建的文学院落成之后,面向全省招收了首届文学创作高级研修班学员。我凭着在《莽原》上连载过长篇小说处女作《梦紫关山》(正式出版时更名为《危栏》)的一点成绩,成为我市唯一有幸被录取的学员。在那年的秋天,我与来自省各地市的40多名学员相聚在郑州,来到那所气势恢宏的建筑前,开始了长达一年时间的学习。

在研修班开班和文学院落成典礼的仪式上,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何南丁老先生。在仪式开始之前,在文学院大厅里杜甫、李商隐等那些光耀千古的文学巨匠雕塑前,在距离先生不远的地方,我久久地注视着先生。他手持一根香烟,面带笑容,正在和别的老师说话。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儒雅气质和翩翩风度。白皙的皮肤,中等的个子,端庄的面容,使我想到,先生年轻时,一定是位美男子。其次,先生给我的感觉,是由他的特殊经历所熔铸而成的非凡气质。一个领导者的大气,一个文学前辈的导师气,而更多的是从他的骨子里所透露出的温润如玉的文人气。此外,还有他如父辈般慈祥的亲和力。在仪式结束之后,何南丁先生、省领导 & 各位老师与我们亲切合影留念。

与先生真正近距离的交往,是来自我的新书出版后的研讨会上。在那次由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文学院和焦作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我有幸邀请到何南丁先生和他的女儿何向阳女士以及我省众多的文学大家,其中也有不少是我在文学院学习时的老师。第一次出书,第一次开自己的书的研讨会,如同掏出自己的魂灵放到太阳下去晾晒,心里充满了忐忑。然而,在下面的发言中,当我听到众多的肯定和鼓励的话语时,我不觉汗颜。第一个发言的是河南省文学领军人物李佩甫老师,其次是田中禾老师、孙砾老师,下面各位老师依次而讲。先生的发言是到了快收笔的时候。先生仍是手持着一根香烟,面带微笑,侃侃而谈。那一刻,我竖起了耳朵,如同倾听神灵的教诲一般,去认真聆听出自我省文学艺术界泰斗级人物口中的每一个字。下面,我将先生的发言摘录如下,以表示对先生的敬重和纪念:

“《莽原》创刊的时候,我给《莽原》撰写了一个发刊辞,就是靠现实主义吃饭的问题。我比较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我比较守旧,比较传统,现代派的东西咱们读不懂,所以说杨晶的这个作品我比较喜欢。看完后就感觉结尾厉害,一个好人成了烈士,咱们这个社会令我看得非常难过。前些日子朋友请吃饭,人家跟我说现在可真有买官卖官的,我就反问他咋个卖法,他说他也不知道。要说这个买官卖官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谁也不知道。看了这部作品之后就感觉非常沉重,我们不能重新回到《官场现形记》那个时代,不过我们的确采取了许多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感觉很难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么一个好人最后叫他死了,而那些不好的人反而成了烈士事迹报告团的成员,这叫人心中不是滋味。这篇小说真可谓是豹子尾巴,非常有深度。再一点我感觉杨晶写这部小说不是从外面写,而是身有体验,有亲历有感受,写得非常贴近生活。但我感觉也有毛病,就是度没有把握好,感情一上来容易激动,这个度就有些缺乏理性,所以说亲身体验的这些东西有时候还要跳出来,把这个度把握得好一点。我看这部作品总体上从构思从人物从语言都是成功的。总体上感觉这是一部警世之作,看了以后感觉很难过……”

先生的发言,使我更加坚定了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信心,坚定了坚持“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然而,我更看重更珍惜的,是他对作品不足之处的指点。通过反思总结,使我进一步领会到了艺术创作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在创作时与作品要保持距离感。而这个距离的分寸把握,全来自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

与先生的又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先生与众多作家光临我市参加的一次公益活动上。那次,我受金伯利集团的委托,到省里去邀请文学大家前来为金伯利集团搞一次公益活动。也可能是出于先生之情吧,先生应邀而来。与先生同来的,还有河南省著名作家田中禾、墨白、乔叶等。活动仪式结束之后,我陪同各位老师到云台山游玩。由于先生年老体弱,我怕发生意外,给予了较多照顾。遇到上坡或者道路有危险时,我一见先生吃力,就赶快前去搀扶。然而,先生却不太情愿,仍尽可能坚持自行行走。一路上,先生询问着我的家庭生活情况,不经意间,又对我的小说作了一番肯定和褒奖。我对先生说,我第一次写长篇,只怕写不好,写时有些紧张,语言有些仓促。就好比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心中无数,怕搞砸,所以,走得有些匆忙。先生说我这个比喻好,写多了就好了。我说我的性格特别容易激动,作品无意间就带出来了。先生说文如其人嘛。先生后来又告诫我,凭作品说话是一条永恒的道理。好好写吧,争取写出传世之作。我还对先生说,书中的李经纬,其实就是我自己。先生这时扭过脸看着我,笑着说,你不说我也能看出来。走在先生的身边,听着他的教诲,我感到就像走在慈父身边,心中是那般美好而安详。走到一处风景好的地方,我请求和先生合个影,先生欣然同意,与我留下了一张宝贵的合影。

当天晚饭后,我带各位老师到歌厅唱歌。先生的一首俄罗斯歌曲《三套车》,让我领略到了先生在妙笔生花之外的另一种高超技艺。我也不揣冒昧,唱了一首我所喜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为先生和各位老师助兴。下来之后,先生问起我的歌时,我告诉他,我的父亲曾是一位中学的音乐教师。先生点点头哦了一声。

每次参加省里的文学活动,见到了先生,总是叫着我的名字,和我亲切握手。问我最近在写什么。去年冬天,省里召开文代会时,我还见到先生,身体还是那么硬朗,言谈举止都风采依旧,不过手中的烟还是没有丢掉。我当时和好友葛迪吉在一起,我们说看何老身体多好,能活100岁。谁知一载未过,先生竟离我们而去了。遗憾的是,在先生病重期间,因不知情,没能前去看望,没见先生最后一面。先生临终前,嘱咐后事从简,没有留给學生一个送行的机会,姑且就借此文为先生送行吧。

先生一路走好!